

亲妈

□赵丽芳

“亲妈”是嘉定部分地区的人对祖母的称呼。我亲妈排行老末，父母故去后由大她二十岁的大哥抚养长大，她大哥是当时戡浜热衷办学的开明绅士。

亲妈生下我父亲5年后，祖父因伤寒过世，她时年26岁，年轻守寡，族人有心让她再嫁，可将微薄的家产据为己有。但祖母含泪处理了祖父后事，勉力抚养祖父的唯一后代我的父亲。

之后50多年中，她虽经历了无数困苦和磨难，却坚韧地支撑起了这个家。期间因悲伤郁结，她额头正中生了毒疮，幸亏她侄子在上海药房，尽力救治才得以痊愈，但头骨烂穿，留下一个凹塘。再后来是战乱，亲妈带着两个孩子（领养了个女儿）

跟村人逃难到青浦白鹤江。回来一看房子被拆，无家可归！只能在好心人床前打地铺栖身，一早即收拾铺盖让人家起床。亲妈拾了些旧砖烂木头，在村人的帮助下搭了间小房，母子三人才有了安身之处。然后又独力娶了媳妇嫁了养女。

亲妈虽为女流，但半生坎坷练就了她的果断和主见。村里人有事，往往来和她商量求教，讨得主意后满意而归。亲妈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

大弟出生后，父亲失业，家里不时断粮。母亲卖掉嫁妆的布匹换成米，婆媳同心合力度过难关。我懂事

后，看着亲妈托人买木头、砖瓦，造了两间七路头房子，从此我家有了客堂、房间和灶头间。

马陆塘畔

亲妈虽历尽苦难，但她柔中有刚，百折不挠，勤劳、乐观。我父母在外工作，祖母承担起教育我们姐弟五个的责任。我亲妈正直、善良、宽容，言传身教，让我们与人为善，不贪不计较，有能力就要帮助他人。因父母都不在身边，我们姐弟会被人欺负，但当曾欺负我们的人有困难时，亲妈都会不计前嫌施以援手。家里有什么吃的，若别家孩子在，她一定要分给他们相同的一份，却教育我们，看到人家吃什么要赶紧离开。

亲妈几十年如一日操持家务毫无怨言。特别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姐弟正长身体，亲妈捞起食堂里拎回来粥汤里的米粒给我们吃，她喝剩下的汤，或刮点残粒，或舔净锅子，或干脆饿着。拎回来的饭，掺进山芋、大头菜、红萝卜、南瓜，尽量让我们吃米粒，她吃辅食品，所以那时的亲妈瘦得皮包骨，幸运的是我们熬过来了。若没有亲妈的精打细算，虽有父母微薄的工资，后果也将不

堪设想。

亲妈没受过学校教育，但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能力。每次母亲替我买衣料，亲妈总会给出上乘的意见。所以一直到高中，我衣着的花色总会引来大家羡慕的目光。

亲妈没有重男轻女思想，她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却无条件支持我们读书。我吃饭时会把小说当“下饭菜”，上厕所、睡觉都在看书，但她从不责备，即使自己忙得脚不沾地，见我看书入迷，也绝不打搅。当时许多女孩小学毕业就去挣工分，唯独我背个书包去上学，有人嘲讽说：“要养伊到老啊？”亲妈只笑笑。因此，上世纪60年代，我们小小一个村竟有六个女孩读完了初、高中——她们的家长认为我亲妈的决定不会错。

国家困难时期，我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63年，亲妈、父亲坚持要我再考，我考上了重点高中，因此“文革”后我能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我村第一个大学

生！我一位朋友总说：“你有个伟大的祖母。”诚哉，斯言！

亲妈是74岁时突发小中风的。经过吃药治疗，我和大弟踏着自行车持续半年带她去嘉定针灸，后恢复得不错。可是6年后，亲妈劳作时第二次脑溢血，医生也回天无力，亲妈离我们而去。回想起来，亲妈因当时卫生室缺高血压药停了药，而我们竟不懂去药店买药，才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想起这，我至今还是满满的自责和痛心！如果不是这样，按亲妈家族的基因，她至少可以再活10年，因为她大哥就活到了92岁。

不过我想，亲妈的在天之灵肯定欣慰：我们家族兴旺发达，已有三十多口人；她含辛茹苦培养的孙辈都正直善良，家庭幸福；重孙辈也个个事业有成，玄孙辈中已有四人读了大学。

2024年是亲妈诞辰120周年，逝世40周年。今天，我以此文祭奠她，感念亲妈为我们默默奉献的一生！

闽南花木

□梅莉

夏天去福建的泉州与厦门旅行，大街上多见一种古老的树，树干粗壮，树冠如盖，叶子却又细小苍翠。与众不同的是，它从高高的树枝上垂下无数长长的胡须，仿佛一个髯须大汉，偏又细致温柔。用识花APP辨识出这是小叶榕树，也是福建省省树，省会福州市别称即“榕城”。

榕树随处可见，它飘飘洒洒的髯须，自带古朴气质。在古老的开元寺看见一棵漂亮的百年榕树，胡须浓密地挂着，忍不住上前给它编了根辫子。榕树的胡子很脆，需小心编织，不然会被折断。离开时，并没忘记把榕树的胡须辫子拆散了还原。

后来去南靖云水谣古镇参观土楼，发现古村落沿河两岸有八棵古榕树。最年轻的都有291岁，最老的那棵667岁，树干部位目测几人围抱也抱不过来。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榕树均没有长胡须。当地导游说他小时候是看见榕树长胡子的，现在不长胡子可能生物的遗传基因与环

境选择的结果，毕竟生长在水边的榕树是不需要用胡子来储蓄水分的，于是，胡子自然淘汰掉了。

当我们处于盛夏的江南中，骄阳下只剩紫薇和凌霄花苦苦支撑着时，闽南的花却开得千娇百媚，竟然有百花齐放的感觉。其中以凤凰木最为炫目。

凤凰木，取名于“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生长于热带，树冠高大，花似火焰，其叶子确实特别像凤凰的羽毛。在厦门乘坐公交车时，看街道两侧行道树种植的全是凤凰木，海风一吹，树叶如行云流水般有节奏地轻轻摇摆，那一刻，确实像极了凤凰在翩翩起舞，高贵优雅。凤凰木不宜生长在江南，因为它不耐寒，只有闽南这种冬天气温也在十几度以上的地方才适合。

在泉州，我还在路边常见到一种江南没见过的花，玫红色花朵灿烂夺目，五瓣，花梗细长，还伴有清香。常常是七八朵花开在一个枝头上，形成一小丛颇有气势，叶子修长翠绿，十分动人。它叫使君子，这花名雅致，芬芳顿生。想起诗经里的诗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等。君子是个灵魂自

带香气的好词，用于花木名，更匹配。

使君子在古代是一味中药，传说是一个叫郭使君的郎中发现的。后人为纪念他，便把这味草药命名为“使君子”。《本草纲目》为“使君子”正名后广泛流传开来。本草里记载它“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很准确，因为花极像单瓣的栀子，花瓣深而两头尖，只是色泽明艳。

鸡蛋花也属于热带亚热带花卉，花如其名，黄色的花蕊，花瓣边沿渐次变白，像鸡蛋打开后，蛋黄在蛋清里慢慢洇开。小小的一朵，宛如邻家妹妹一样娇俏可爱。在越南旅行时，鸡蛋花开得满大街都是，女儿曾拾一朵戴于发间拍照，倒是俏皮得很。

于是，我一直以为鸡蛋花就是黄色的。没想到这次到福建，看到了深粉色的鸡蛋花，又是另一种明媚风情。看得眼里心里都美美地，一方水土养一方花木。行万里路，对于酷爱花草树木的人来说，识更多的花与树也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收获，因为再也没有比大自然里的花草树木更抚慰人心的事物了。草木有本心，人应亦如此。

在神农架感受雾润苍穹的慢生活

□闲言

一直向往来一次独自一人的旅行，期待在诗和远方能遇到新鲜的事和好玩的人。在上海持续高温40°的时候，我独自去了凉爽的神农架彩虹谷，蓄谋已久的独自旅行第一次成行。

神农架彩虹谷位于神秘的北纬31°，这里山高林密，云雾缭绕，是个纯净的“天然氧吧”。某开发商在这高山密林里造了很多小单元房，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购买，用以避暑旅居，慢慢地形成了一座小小镇——彩虹小镇。我从上海转了两辆高铁，又乘车爬山涉水才辗转来到此地。

8月初的彩虹小镇挤满了人，在这里若是乘车去个景点，路上堵个3、4小时是常态，那拥堵的程度毫不亚于一线城市的上下班高峰。但住在彩虹小镇的人很多是来旅居的，不去景点看景色，只在日常烟火中享受美景。景点于他们来说，就像穿着凉拖出门逛街的富豪，是不是名牌无所谓。这样避暑加氧疗，顺便还可以做做民宿和餐饮生意的慢生活，让人感觉舒适、惬意。

小镇上除了有大量民宿外，还有一家大型酒店，酒店大堂设了好几个读书角，小孩可以席地而坐，与玩偶相伴看书。大人可以闲坐书架旁的沙发看书。若是自带茶壶、茶杯的话还可以插电自煮一壶茶，三五好友共饮。

酒店大堂外有一个超级大的平台，大平台一直延伸出去，仿佛能一直伸展到对面的山上。平台上有很多露天桌椅、摇椅，我最喜欢在午睡后拿本书坐到大露台上去看。这时，空气格外纯净，天空很蓝很蓝，云朵像极了棉花，时远时近，近时似乎一伸手就能抓住。若是运气好，傍晚还能看到火烧云。坐在那里，好像吸入的空气都是天地之精华。

山里的天就像孩子脸，时晴时雨。有天坐在大露台上，天空忽然暗了下来，云雾从我脚下漫起，大露台立时云蒸霞蔚起来，像极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一会儿的功夫，远处的万壑千岩都隐于雾中，大雨倾盆而下。但没过多久，天空又像碧玉一样澄澈，这时的白云似轻纱，飘荡着挂在青山上，一丝丝、一缕缕，翩翩起舞。

以前盛传神农架有野人，我没遇到，却遇见了几个好玩的人。

黑是胖胖的九零后研究员，一笑两酒窝，像极了弥陀。放言两万多首古诗词，只要你能说出一句，他就能全文背出。知识储备就跟电脑一样百问不倒。黑的父亲笑着调侃，书上无所不知，书外一无所知。

圆是八零后的“海归”，考了口译证书，却在一所职业学校做一名临时教师。问：为什么不考编？答：可以下课直接做自己喜欢的事，免去想往上爬的人没事打压。看着是柔

柔弱弱一邻家小妹，却有着旧知识分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

娟是六零后，有着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的耀眼光芒。即便她头发花白，依然脊背挺直，身姿婀娜，宛如少女一般。相处久了才知这份外溢的松弛感来源于她的见多识广以及极为自律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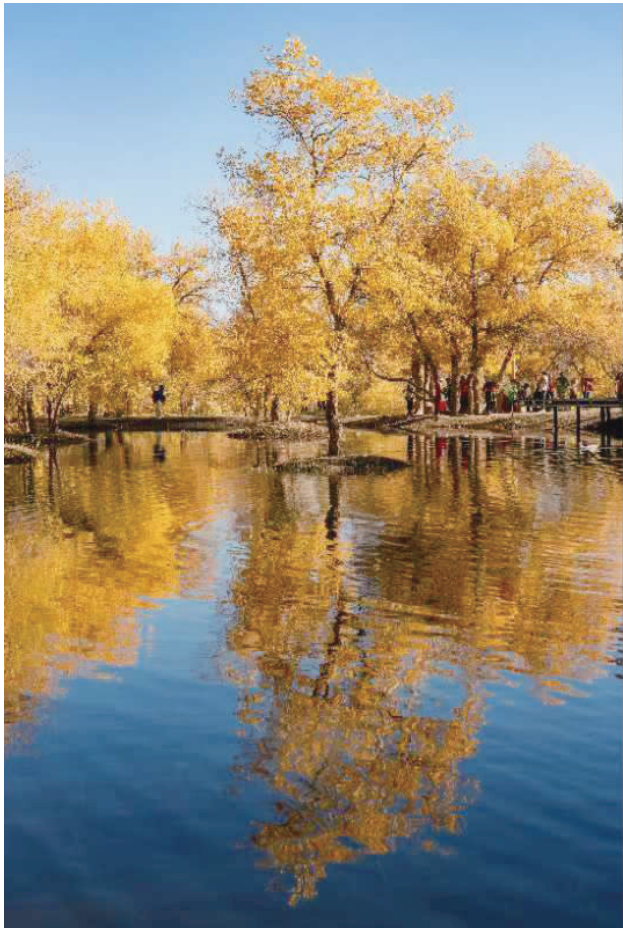
伟是作家，在彩虹小镇开了一排民宿，不时地搞些活动，给小镇添点文气。跨界服务行业免不了会受些窝囊气，但他总是笑脸相对。与他在文章里的嬉笑怒骂、快意恩仇的直爽性格截然相反。简是个博学的人，他能了然人之八维，很玄乎……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彩虹小镇的生活因为有了与这些牛人的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

出于对神农架生活的留恋，在9月中旬我怂恿家人与我一起再从热浪滚滚的上海出发，去了神农架。结果8月还人挤人、车挨车的彩虹小镇变得空寂无人，甚至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再看山景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家人有些诧异我之前的描述：“你说景美好好像还不如三峡人家，你说山高，好像也没有恩施的山来得雄伟。”我无言以对。想了好久，想到一句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字，人和山组成。缺了人，就只剩下没有灵魂的山了。

终于总结出一句：好山需碰瓷好玩的人才有意思。



马陆塘畔 金秋 陈卫忠 / 摄

回南翔

□余志成

相似的岁月时光飞逝了
不同的日子桃花盛开了
当牵挂与我告别
我回来了
我的南翔我的故地

被双塔拉近的
是千年不老的距离
被天恩桥穿越的
是万众年轻的步履
还有一口萧梁古井
映照出了古镇坚毅的灵动的
身躯

我回来了
我的南翔我的故地
让我们一起点亮

那一串串美好的记忆
生命中有我也有你
手持的郁金香酒
再次开放乡土的醉意
阳光温暖的小笼包子
一个个塞满了幸福的欢喜

我的南翔我的故地
午后是否一起去池塘抓鱼
是否挽起月光的手臂
背诵那些写南翔的唐诗宋词
还有优美的元曲清句
当然还是沿着老街而去
寻回长长的琳琅满目的自己
当然思绪还会划进古猗园
笑迎一对暖婚七十载的情侶